

说诸子丛书

众妙之门——

# 老子

白欲晓 著

江西出版集团 · 江西教育出版社

说诸子丛书

众妙之门——  
老子

白欲晓 著

江西出版集团 · 江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众妙之门——老子/白欲晓著.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7.11

(说诸子)

ISBN 978-7-5392-4823-3

I. 众… II. 白… III. ①道家②老子—研究 IV. B22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1607 号

众妙之门——老子

ZHONG MIAO ZHI MEN——LAO ZI

白欲晓 著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URL:<http://www.jxeph.com>

E-mail:[jxeph@public.nc.jx.cn](mailto:jxeph@public.nc.jx.cn)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教育印刷厂印刷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2-4823-3 定价:22.00 元

---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电话:0791-6710427(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

## 前言：问道有青牛

一个古老的文明，在其文化的源头，总会峙立着几座山峰，幽明变幻，却源流泉涌，滋养着文化河流的千回百转。一个民族的历史时空中，也总有早发的天籁，咸其自取，却吹万不同，成为繁复历史变奏中的基本音符。在中华文化长河的源头上，老子正是这样的峰峦，老子关于道的吟唱，仿佛先民历史生命的早发天籁。

平情而论，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是承载历史文化信息最为丰富的人物：或为柱下之史、儒宗之师；或为隐士君子、黄老神仙；或还魂于正始清谈，接引玄风，津梁般若；或变幻为道君教主，天竺化胡，演成国教。

而在现代学术眼光的审视下，老子的多重面相更是被分割聚焦：或谓上古宗教文化的子遗，或谓三代史官文化的代表，或谓南面君王的术士，或谓兵家诡道之宗，或谓原创性的哲学家，或谓后现代思想的东方先驱，等等。在疑古的近世思潮中，老子也曾被视为历史虚谈，而还原成多重人物的模糊叠影。如此，我们到哪里去寻找老子呢？我们如何问道于不可道说的道说呢？

由老子，想起了古代希腊的行吟歌者——荷马。在爱琴海东边的希俄斯岛和士麦拿，至今还留存着“荷马之石”，被凿成石椅的岩石。据说这位盲歌者就是坐在这样的石头上，向人们吟诵特洛伊的远征与奥德赛的归程。荷马的诸神与英雄的世界，就是西方文明的童年记忆，而这位行吟的歌者，却成

为西方历史与文化之谜。有没有荷马这个人？荷马是一个歌者还是一群歌者？荷马史诗究竟是描述历史的歌唱，还是通过歌唱想象历史？一个文化没有自己的谜团，或许就像一个人失去了幻想的空间。

1873年，手捧《荷马史诗》的德国考古学家施里曼，在土耳其的希萨尔雷克山发掘出特洛伊古城，遍布爱琴海周围的考古发现也不断印证荷马的记载，但荷马之谜依然引人入胜。恩格斯曾说：“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对荷马的探寻，实际上是西方人对留存于文化血脉中之童年影像的回忆。黑格尔也说过，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当然，黑格尔主要是就哲学之为共同的精神故乡而言的。但是，谁能说，离开了荷马的世界，离开了荷马众神与英雄的人性欢宴，离开荷马对命运、必然与定数的肯定，希腊的哲学与科学能够自然地生长出来。

与荷马相似，老子也是一个与历史有关而又成为历史之谜的人物。荷马是历史的歌者，而老子是历史的思者；荷马是神话的、艺术的，老子是理性的、思想的；荷马吟唱的是西方文明童年的生命冲动，老子传达的是东方智慧的早熟清明。

与西方世界对于荷马重新发现一样，1970年以来的中国考古发现，特别是地下简帛文献的出土，也在逐渐印证老子其人其书的历史面貌，但是老子的世界同样也不仅仅通过考古而证明，因为老子的文化心灵早已留存于历史的时空之中而成为民族的文化记忆。我们可以从老子身上读到什么，读出什么呢？

在今天，老子之谜的探寻，可以走出简单的文献考据与思

想史的观念勾连，更应蜕去教授生存技巧的伪道术，而去再现老子的希夷身影，倾听道之希声大音。雄关漫道、青牛背上的无边心绪，是弥漫于中国文化的心绪；西出故国、孑孑独行的苍茫背影，是横亘于历史传统的背影。可是，我们却也不曾真正地有所体会与解读。

道家有言：“道，行之而成。”让我们走进老子的历史文化世界，踏寻商周古道上的青牛足迹，聆听留于历史时空之中的大道希音。

# 目录

|                |    |
|----------------|----|
| 前言：问道有青牛 ..... | 1  |
| 第一章 其人犹龙 ..... | 1  |
| 一、老子之谜 .....   | 4  |
| 二、史官隐者 .....   | 17 |
| 三、神仙教主 .....   | 27 |
| 第二章 苍茫背影 ..... | 40 |
| 一、王城春色 .....   | 43 |
| 二、古道辙痕 .....   | 47 |
| 三、函关秋月 .....   | 52 |
| 第三章 简帛书迹 ..... | 62 |

|                 |     |
|-----------------|-----|
| 一、《老子》之疑        | 63  |
| 二、简牍帛书          | 68  |
| 三、经典流传          | 78  |
| <b>第四章 本根境界</b> | 97  |
| 一、形上探求          | 99  |
| 二、生命智慧          | 113 |
| 三、政道治术          | 124 |
| <b>第五章 大道泛兮</b> | 145 |
| 一、思者清流          | 147 |
| 二、缥缈仙影          | 170 |
| 三、天下人文          | 190 |
| <b>第六章 道用不盈</b> | 206 |
| 一、文化道缘          | 207 |
| 二、哲学道境          | 221 |
| 三、现代道妙          | 240 |
| <b>后记</b>       | 248 |





在具体叙说老子的时候，“老子之谜”与“荷马之谜”还有诸多相映成趣的地方。据说在公元前后，曾有一篇《荷马传》，是当时的人根据许多传说而写成的，这篇传记能否被当作可靠的史料存在着很大的疑问。而在公元前1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已经为老子写了一篇传记。传记的大部分内容是以严谨的笔触叙述的，而在即将结束的时候，太史公又记录了一些关于老子的“放失旧闻”，从而使前面似乎言之凿凿的记载蒙上了迷雾。

事实上，无论是荷马还是老子，在其身处或稍后的时代里，都不曾为人所怀疑过。

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记载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对荷马的赞颂。苏格拉底在与以弗所的游吟诗人伊恩的对话中说：“说真的，伊恩，我不止一次地羡慕你们那些史诗游吟者的才艺！你们必须凭借着你们的艺术时时打扮自己，尽可能地展示你们的俊美；同时你们还要生活在一大群优秀的诗人中间，特别是和最优秀、最神圣的荷马生活在一起。”当代法国学者皮埃尔·维达尔—纳杰在其著作《荷马的世界》中，对苏格拉底的话评述说：“伊恩与荷马在一起，这就是说，他知道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要知道，最早关于荷马的记载，见于现存的公元前6世纪占诺芬尼斯的著作里。因此，“伊恩与荷马在一起”，是指伊恩身处于荷马的史诗游吟传统之中，而不是荷马仍活在公元前4世纪。但无论怎样，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眼里，荷马是确实存在的。

根据中国先秦的诸多文献，在先秦，老子的存在也没有疑问。

在儒家经典中，就有孔子问学于老子的内容。《礼记·曾

子问》记载，孔子自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这是孔子向老子学习丧礼。孔子又说：“吾闻诸老聃曰：‘天子崩，国君薨，则祝取群庙之主而藏诸祖庙，礼也。’”是说在天子或国君死后，应该将各地群庙中的神主集中到太庙中加以祭祀。这是孔子转述老子关于祭礼的看法。

在《庄子》中，老子被称为“古之博大真人”。《庄子》中有许多更为生动的记载，叙述孔子如何问学于老子。在《天地》篇里，孔子为了阅读收集文献，曾到洛邑求助老子。《庄子·天运》篇描述，孔子见老子归来，沉默无语三日，弟子询问缘由，孔子乃说：“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将老子喻为神妙变化的飞龙，叹为观止。当然，《庄子》的记载颇多无端崖之辞、悠谬之说，具体内容或可视为虚构，但在庄子这里，老子作为道家的代表人物，是无疑问的。

战国后期，法家韩非著有《解老》与《喻老》两篇文献，对老子的著作进行了解说和阐发。在韩非法家学派的眼中，老子其人及其著作的存在也根本没有疑问。

荷马与老子成为历史之谜，一方面因为时代遥远，的确难以稽考；另一方面，恐怕也是由于近世以来人类的疑古眼光与实证头脑使然。不过，这两个历史之谜的基本问题还是大不相同的。荷马之谜的解答，主要是根据荷马史诗之描述，探寻已湮灭的古远历史与传说中的历史遗迹，至于荷马是否实有其人，是一人还是多人，已经不十分重要了。关于老子，这位被先秦文献以及司马迁《史记》所明确记载的人物，其个体的历史存在与基本面目却非常关键。这是因为，不解开老子之谜，就无法弄清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文化面貌，也无法把握道

家的历史发展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与荷马的史诗游吟者的单纯身份不同，老子其人在中国文化的后来发展中，已然变幻成多种象征符号。如兵家诡道之宗主，黄老崇拜之神仙，道教之老君教主，李唐王室的太上玄元皇帝，等等。因此，解密老子，就是踏足于中国文化的不息的长河。

那么，老子，这位被儒家圣人赞之“犹龙”的人物究竟是怎样的呢？

## 一、老子之谜

老子身上的谜团，在西汉司马迁那里就已经存在。《史记·老子列传》说：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之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迺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疆为我著书。”于是老子迺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

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按照太史公的记载，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老子曾当过周王朝的“守藏室之史”，孔子曾向他请教过有关古礼的问题。老子在周王室任职很久，看见周室日益衰落，于是离开周都洛阳。老子至函谷关，为关令尹喜所留，要求著书，于是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西去，没有人知其踪迹。应该说，太史公的上述记载，不但对老子姓氏里籍有明确的说明，还对老子生平事迹有生动的描写，如孔子问礼、老子出关、著书五千言等。

如果老子传仅仅是上面这些内容，后世关于老子的争论，可能就只是考辨姓名、里籍这样的小问题。不过，善于“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司马迁，在老子传里又记录了两个传言：一是与孔子同时的楚人老莱子曾著书言道家之用，一是孔子死一百余年后那位出使秦国的周太史儋就是老子。

在太史公的记述中，先前所描述的老子的清晰面貌，因为这些传疑之辞而变得模糊起来。老子是否长于孔子？老子是老莱子还是太史儋？五千言的作者是谁？五千言是成于一人之手，还是辗转传述缀补而成的？上述这些问题，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老子之谜的重要内容。近代以来关于老子的讨论，很多都是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

事实上，在司马迁的老子传中，老子是周守藏室史，老子

长于孔子，《老子》一书是老子亲手撰著，共五千言，分上下篇，言道德之意等内容却是清楚明白的。太史公是将这些基本内容作为史实而不是传疑之辞加以叙述的。虽然由于今人的疑古心态，关于老子及《老子》书的年代、老子与《老子》书的关系曾引起广泛的争论，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新的材料和证据能够推翻《史记》关于老子的历史叙述。

令人惊喜的是，新的考古发现，特别是1993年湖北荆门市郭店战国楚墓三种《老子》节抄本的发现，更是以地下材料印证了《史记》老子传的基本叙述。根据考古学家断定，该墓约下葬于公元前4世纪末期，也就是孟子和庄子还活着的时候。这表明《老子》在此前已经流行，怀疑《老子》为晚出的判断是错误的，肯定老子长于孔子的判断也获得了更为有利的支持。

不过，我们还是应该感谢司马迁的传疑之辞，因为这表明，至少在西汉初年，老子的面目就已神秘而多样了。正如《史记·老子列传》中孔子所说：“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何以如乘云气、御风雨的飞龙那样神秘而多姿？这实际是更为深层的老子之谜。也就是说，无论老子是谁，老子何以呈现出如此多重的面貌，是老子之谜的谜中之谜。换言之，如果我们肯定《史记·老子列传》中司马迁关于老子的基本叙述，那么探寻老子在中国文化史上何以变幻成为不同的历史文化符号，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了。

虽然我们关注的是老子的历史文化之谜，在这里还是结合《史记》的记载，将司马迁对老子的叙述作一个简要的说明，以作为认识老子历史文化世界的背景。

根据《史记·老子列传》的记载，老子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就是说，老子是楚人，其里籍是苦县厉乡曲仁里。

老子的国籍，有的文献说是陈国。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又属楚，故云楚苦县。”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陈国是西周时期的十大封国之一。武王克商后，将帝舜的后裔妫满，封之于陈，以奉帝舜祖祀，妫满被称为陈胡公，是陈国的开国之君。春秋时期，陈国弱小，曾于公元前598年为楚庄王所灭，之后虽复国，公元前479年在楚国公孙朝大军攻伐下，最终灭国于楚。

因此，老子本陈国人，因陈国为楚国所灭，故被视为楚人。对此，高亨先生在《史记老子传笺证》中也有辨说：“况老聃之死，在孔子死之前或后，在楚灭陈之前或后，不可确知，故谓老子为楚人，未可厚非。”我们知道，孔子的卒年正是公元前479年，也就是陈国灭国的这一年。因此，如果不能确定老子死在孔子之前还是之后，关于老子楚人的说法也可以理解。不过，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通常把老子思想说成是楚文化的结晶，可能是一种简单化的认识。

关于老子，高亨先生的下述说法应该是较为全面的：“老子生于陈，仕于周，老死于秦，谓之陈人较为差胜耳。”

老子的里籍，司马迁说乃“苦县厉乡曲仁里”。在《史记》中，对人物的籍贯，既记载国籍，又交代县籍和乡里的，只有老子、孔子与刘邦三人。孔子与刘邦，一为儒家圣人，一为汉代的开国之君，地位殊胜，可以理解。而详细记载老子的里籍，也可理解。一方面，西汉初年统治者颇重黄老之术，此外，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推重黄老，司马迁对老子应有所重。

苦县，春秋时属陈，战国时属楚，汉代属淮阳郡，今在河南

鹿邑县东。不过，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记载《史记》异文，称老子是“陈国相人”。有学者认为春秋陈国无相，相属宋国，相之地在苦县东，也就是今天安徽的涡阳。也有学者认为，所谓相地，乃在汉代沛郡的郡治所在，《庄子·天运》曾记载孔子“南之沛见老聃”。这种庄子寓言似的说法，其实并不可信。对老子的里籍的不同看法，还可加以考证。不过，不论是苦县还是相地，即今天的河南鹿邑与安徽涡阳，地域实际非常接近，都在黄淮之间的涡河流域，老子的里籍大致是在这一区域。

《史记·老子列传》称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这一记载，也存在着疑问。

这是因为，在文献记载中，春秋时期并没有李氏这个姓氏。另外，司马贞《史记索隐》所引《史记》的内容为“名耳，字聃”，无“字伯阳，谥曰聃”的内容。相当多的研究者认为，今本《史记》的这句话有经后人改窜的嫌疑。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明为老子作传时也曾说：“李耳无为以自化，清静以自正。”老子姓李，名耳，乃汉初时的共识。

问题是，如果老子姓李，老子为何不似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先秦诸子那样，被称为“李子”？事实上，在先秦文献中我们找不到老子姓李的证据。那么，老子究竟姓什么呢？高亨先生有一个考证：老子姓老。他的依据，除了春秋时期只有老姓而无李姓，老子不称“李子”等论据之外，最重要的是“老”和“李”在古韵中音近，“老”属幽部，“李”属之部，《老子》一书中有多处幽部字与之部字的通谐的例证。由“老”变为“李”，乃音韵通谐而转。

笔者赞成高亨先生关于老子姓老的判断，这里再补充说



明一点。高亨先生引《世本》等书说，古有老姓，老姓乃出于颛顼之子“老童”。《风俗通义》也说：“老氏，颛顼子老童之后。”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颛顼乃黄帝的孙子，黄帝崩，颛顼立而称帝。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说颛顼帝：“都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颛顼帝的都城在今天河南的濮阳，其地在老子出生地以北，相距不远。颛顼帝之子老童的后裔流散在这一地域也是不难理解的。我们注意到，春秋时期一些老姓人物，其地域分布大致是在河南濮阳向东、向南不远的地方，如宋国有司马“老佐”，鲁国有司徒“老祁”等。因此，陈国的老子姓老，是非常可能的。

此外，妫姓的陈国是因周武王为保留舜帝的祭祀而封建的。据说，舜帝为庶人的时候，尧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当时舜居住在妫水之滨，舜的后裔因而以妫为姓。据《史记·五帝本纪》，舜乃颛顼之子穷蝉的后裔，因老姓乃颛顼之子老童之后，陈国的老姓与陈国王室的妫姓为同根同源，老姓应为陈国的贵族之姓。老子是陈国贵族出身，这正是老子能够担任周王室史官的一个基本条件。

今本《史记》说老子“名耳，字伯阳，谥曰聃”，也留有疑问。

司马贞《史记索隐》说：“许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阳，非正也。”可见，司马贞所看到的《史记》，对老子的记载有所不同。我们知道，“聃”的意思是耳朵大，“名耳”与“字聃”，意思相贯。至于字伯阳，或号伯阳父等说法，大致是由后人附会而来的。西周末年有伯阳父，《国语·周语》记载周幽王时发生了大地震，伯阳父因为地震而预言“周将亡矣”。

老子名耳，字聃，名与字都与“耳”有关。有人认为老子为